

權德輿

全唐文

竹居叢書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八目錄

一 梁肅 二

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祕書監包府君集序

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補闕李君前集序

中和節奉陪杜尚書宴集序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



周公瑾墓下詩序

游雲門寺詩序

送謝舍人赴朝廷序

奉送泉州席使君赴任序

送李補闕歸少室養疾序

送耿拾遺歸朝廷序

送朱拾遺赴朝廷序

送竇拾遺赴朝廷序

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送周司直赴太原序

送前長水裴少府歸海陵序

送皇甫七赴廣州序

送張三十昆季西上序

送鄭子華之東陽序

送靈沼上人遊壽陽序

送沙門鑒虛上人歸越序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卜山序

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送元錫赴舉序

維摩經畧疏序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導引圖序

觀石山人彈琴序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八

梁肅二

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  
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  
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  
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聰明  
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  
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

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麤在音則煩麤之

弊也悖

一作朴

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

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  
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洎始  
興歿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習嘉  
遜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庭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  
依隱以玩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詞  
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  
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



公則獻泰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  
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  
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  
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宸之暇思索時  
文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近歲肅  
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  
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子曰鄴侯經邦緯  
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畧藏在冊牘載於碑  
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

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祕書監包府君集序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風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若子產入陳以文辭爲功仲尼弟子用文學命科文學者或不備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戲才全其難乎有唐故祕書監丹陽公包氏諱

佶字幼正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祕書監諱融實以文藻盛名揚於開元中洎公與兄起居何又世其業競爽於天寶之後一動一靜必形於文辭由是議者稱爲二包孝友之美聞於天下擬諸孔門則何居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爲主不其偉歟諷諭其從政則執度行志率誠會理不苟簡晦昧以撓其守故其言體要而動有事功易稱君子之光傳美忠文之實公之謂也

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大曆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於位

秋九月既葬門下士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以公  
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  
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  
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  
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  
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  
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  
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  
王風下扇舊俗稍革一作作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

者迭起

寢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  
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  
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  
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  
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  
州之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  
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  
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言試論道之位宜  
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之中

一作子道  
第四

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  
則孝弟一作仁厚積為行本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  
倫王霸大畧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  
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  
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  
公識探神化智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弈之  
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  
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  
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銘鄭氏孝

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祕書監靈  
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  
禪師碑論文變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

情性

一作稱物狀之  
美而暢其情性

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杼久

要於存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

一作  
員外

李叔

子文其餘紀物敘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

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

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語言必先

道德

一作  
德禮

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

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  
班孟堅云爾唯子可與共學當視斯文庶乎成名肅承其  
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為敘俾來  
者於是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處皆載易名之  
狀故不備之此篇

補闕李君前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  
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  
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



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

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

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

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

一作傳

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

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

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

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

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

氣全其辭辨

一作其辭源辨博

馳騫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

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  
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徐  
一作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  
餘

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  
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  
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  
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閼  
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  
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

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

世用捨繫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

屈於下位

天寶末房公瑄韋公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

中歲多難時

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

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

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鐘毀棄若孟子轅軻士

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

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

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

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中和節奉陪杜尚書宴集序

沛乎聖人在穆清之中合四序茂萬物謂二月之吉殷天  
人之和肇以是日爲中和節原夫中以立天下之本和以  
通天下之志明君所以總萬邦也奉時以協氣播氣以授  
人元侯所以承王命也於時上元甲子之六歲地平天成  
河清海晏君臣高會由內及外粵我主公牧揚州領東諸  
侯旣承湛露之澤且修式燕之禮乃邀中貴人及我上介  
部從事列將羣吏大官重客裁星弁執象笏脫劔曳綬列

於賓席者百有餘人火旗在門雷鼓在庭合樂既成大庖  
既盈左右無聲旨酒斯行迺陳獻酬之事乃酣無算之飲  
於是羣戲全入絲竹雜遝毬蹈槃舞幢懸索走之捷飛丸  
拔距扛鼎踰刃之奇迭作於庭內急管參差長袖嫋娜之  
美陽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於堂上風和景遲既樂  
且儀自朝及暮惟節有度君子謂福祿之所浹在是命矣  
既醉小子輒起而言曰大君有命令節茲始我公宴喜于  
以受祉歌以發德詩以頌美于胥樂兮胡可廢已公曰善  
迺俾坐客偕以六韻成章授簡爲序上以志王澤所及次

以紀方鎮之歡末以示將來盛事云爾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德充則體和道勝則境靜抑常理也前左馮翊崔公意遺  
富貴跡叶幽曠與浩氣爲徒故不導引而壽以善閉爲事  
故無江湖而閒春池始平芳草如織乃啟虛館延羣賢鳴  
琴漉酒以侑談笑擧英翫華以賞景物修竹滿座以環合  
紫籐垂旒以縈結地有滄洲之趣鳥無城郭之音信上智  
之高居人閒之方外者也於時眾君子飽公之和惜日不  
足顧相謂曰夫養正在我敘位在時今朝廷虛老更之席

以待園綺公實舊德行將論道不暇焉可晦而息乎蓋詩  
可以興可以羣盍歌詠之以志斯會且用祝公以君子萬  
年受茲介福焉爾

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

古之厚風俗美教化必播於歌詠垂於無窮故風有二南  
之什傳稱兄弟之政其事尚矣二孫鄰郡詩者前道州刺  
史李萼賀晉陵吳郡伯仲二守之作也二公修懿文之烈  
成變魯之政地無夾河之阻人有同舟一作風之樂抑近古  
未之有也故道州詩而美之屬而和之者凡三十有七章

溢於道路蓋云盛矣初伯氏用雅度碩畫掌柱下史

一作方書

出擁麾幢四領江郡仲氏以茂學達才由尚書郎貳京兆  
守上饒興元貞元閒偕以治行聞天子器之於是仲有吳  
苑之寄伯受晉陵之命自虔亭以東禦兒以北面五湖負  
大江列城十二縣環地二千里政教同和風雨同節禮讓  
同俗熙熙然有太平之風每歲土膏將起場功向畢二公  
各約車輿將命者十數人循行邑里勞之斯耕喻之斯藏  
民樂其教且飽其和然後用籩豆觶斝展友愛於交壤之  
次綽綽怡怡有裕有歡二邦之人於斯觀德可謂之榮矣



本夫詩人之志有四焉美其德美其位美其政美其鄰信  
可以編諸唐雅昭示後學豈止於塗歌里誦遐邇悅慕而  
已肅嘗辱二公之眷謹序篇首庶采詩者得之陳於太師  
以知吳風

周公瑾墓下詩序

昔趙文子觀九原有歸歟之歎謝靈運適朱方興墓下之  
作或懷德異世或感舊一時而清詞雅義終古不歇十三  
年春子與友人歐陽仲山旅游於吳里巷之間有墳巋然  
問於人則曰吳將軍周公瑾之墓也子嘗覽前志壯公瑾

之業歷於遺墟想公瑾之神息駕而弔徘徊不能去昔漢  
綱既解當塗方熾利兵南浮江漢失險公瑾嘗用寡制眾  
挫強為弱燎火一舉樓船灰飛遂乃張吳之臂壯蜀之趾  
以魏祖之雄武披攘躑躅救死不暇袁彥伯贊是功曰三

光二分宇宙暫隔富哉言乎於是時彌遠而氣一作名益振

世逾往而聲不滅有由然矣詩人之作感於物動於中一作

感於物象發於詠歌形於事業事之博者其辭盛志之大者其

感深故仲山有過墓之什廓然其慮粲乎其文可以窺盤

桓居貞之道梁父閒吟之意凡有和者當繫於斯文

游雲門寺詩序

上德與汗漫爲友無江海而閒其次則仁智相從有山水  
爲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游道同趣吾徒爲雲  
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  
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  
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閒原遞杳靄而  
厯嶮嶽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於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  
望拔起五峯巉巖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  
百泉會流蓄爲澄潭涵虛鏡徹激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

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恍  
焉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  
真境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喻一作論詣淨名無住之本

萬累一作慮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弱喪輕世界於棗葉

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  
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為詩以  
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  
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送謝口人赴朝廷序

初公以文似相如得盛名於天下大厯再居獻納俄典書  
命時人謂公視三事大夫猶寸步耳爾來六七年同登掖  
垣者已迭操國柄而公方自廬陵守入副九卿器大舉遲  
不其然歟前史稱漢文帝對賈生語至夜半且有不早見  
之歎矧公才爲國華識與道并當欽明文思之日繼宣室  
前席之事必將敷陳至論超履右職使賢能者勸彼棘寺  
竹刑豈君子淹心之地乎亦旣撰吉晉陵主人於夫子有  
中朝班列之舊是日惜歡會不足乃用觴豆宴酬以將其  
厚意意又不足則陳詩贈之屬而和者凡十有一人小子

適受東觀之命從公後塵行有日矣存乎辭者祇以道詩人之意而已至於瞻望不及之思不敢自序云

奉送泉州席使君赴任序

使君至德初以一命領太原尉俄歷御史參丞相軍事所從之主則李侍中王黃門其人當時議者謂翰音上騰非決起所及展轉祿仕三十餘年乃以宰邑功次除晉安守其恬於名利如是體命者歟後時然乎傳稱士任重而道遠惟先尚書文公茂德盛名光乎前朝吾子淑慎其身荷伯父覆露銀章阜蓋秩二千石方將布王澤以牧閩人得

不謂重且遠乎行當變未善之俗使至齊魯然後祗承優  
命超處蕃閫迺其盛也七月之吉火雲在天征車徂東瞻  
望不及所當慎者殘暑而已豈以遠道爲戒哉摻袂如之  
何序以道意

送李補闕歸少室養疾序

昔司馬相如當漢六葉爲言語侍從之臣今天子用人文  
化成亦以君有相如之才擢居諫職且掌宸翰賦頌書奏  
粲然同風夫君子之道與命與時三者并則不期達而達  
不然則或鼓或罷或塞或通是以長卿屢去其官而君亦

以疾退息各其時也君曩時祭夏圭一作主頌比於馭龍射

虎其詞最盛如夏雲秋濤變化騰湧蔚乎當代學者誦之

及夫朝夕論思上尤所器異故乞身之表七上而後賜告

有以見聖王之愛才也夫賢者境不靜則神不怡身不安

則疾不去故夫子暫游江湖樂其靜也復還少室就其安

也易傳稱養正則吉矧夫氣甚和志甚邁興愈贍而才未

竭是行也方憩於雲林之中陶然自養以餌浩氣然後階

浮雲翼疾風登紫垣步清漢當此時無妄之疾抑自去不

暇安肯住於肌膚閒哉始君未為近臣時論有積薪之歎



及其造退朝廷厚優賢之禮今也于歸君子賦考槃之詩  
此數者足以觀子之義不可以不序焉爾

送耿拾遺歸朝廷序

國家方便武事行文道命有司修圖籍且慮有闕文遺編  
逸詩墜禮分命史臣求之天下若汲冢墓陵山穴之徒必  
從而搜焉拾遺耿君於是乎擁輕軒奉明詔有江湖之役  
黽勉已事將復命闕下七月乙未改轅而西將朝夕論思  
左右帝宸用廣夫天祿石渠之籍託諷於吟詠情性之作  
當堯舜之聰明魏丙之謨猷以拾遺之才之美其翰飛遠

邇不可度已眾君子蓋將賀不暇彼吳秦離別於我何有  
作者之志小子承命而序之

送朱拾遺赴朝廷序

上將以道莅天下先命大臣舉有道以備司諫故朱君長  
通有拾遺之拜時議以為明天子在上百僚奉職於下化  
既成矣而猶廣獻納以通諷諭聖人之心其至矣初長通  
以此興之文名震翰林又以元遠之致升聞天朝其靜也  
眇滄海以遂志其動也披白雲以受詔吳中賢士大夫相  
賀不暇長通方移疾餌藥不出東山者三年或曰以君之

才之識宜行而止宜語而默且君命召其可以久乎由是  
不俟駕亦不敢言病獻歲之吉涉江而西夫宴息以宏道  
由道以致遠位在乎忠道在乎辭蓋拾遺之志如此彼離  
別之難秦吳之遠前期之不易皆付之樽中可也又曷足  
置於心胸閒羣賢於是乎酒酣歌詩以代雜珮之贈

送竇拾遺赴朝廷序

至哉聖人在穆清之中注意左右獻納之臣於是扶風竇  
易直由華陰令擢拜左拾遺詔下之日士大夫相見而喜  
曰易直舉矣直道其行乎頃之會國家舉風力以變元氣

闡文明以張四維上曰五諫寂寥七臣安在由是獻可弼  
違者悚以奉職而君亦朝服賁然時然後行七月初吉整  
車祀軼安定梁肅舉觴以祝曰夫有其道而不得其位得  
其位而不得其時昔人所以爲歎也君以懿文當百寮師  
師之盛履王臣謇謇之位行見夫束帶彤墀之下高議明  
堂之側宣上德抒下情唯夫子是望彼吟咏風騷優游平  
勃之事又曷足爲長者言耶非歌詩無以見惜別之志不  
可以不賦

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高人出於華族冠冕處乎山林於士儀見之矣在魏周際  
逍遙韋公語默之間全清淨之道閒餘二百載之子以純  
懿貞粹追烈祖之蹤一門清風光映今古可謂全美也已  
初士儀與孔君述眷同隱於嵩邱上嗣位舉逸民孔以諫  
議大夫徵且調護太子乘輿還自漢中吾子方徜徉於松  
桂之下鶴板入谷拜左拾遺固辭獻納之任遂有江湖之  
適議者稱孔之兼善吾子之自得出處一轍消息同符然  
後知刻意而高待時而動者俱失其道理矣揚州刺史杜  
公蘊伊邵之望悅禽息之風士儀依仁游道幾歷寒暑旣

浩然有歸思乃忽乎以將行予嘗同召諫官同被儒服所  
不同者執李公之御與蹈潁陽之塵而已會脫韉鎖隨烟  
霞訪吾子於嵒巖之側豈或碌碌久爲躁靜之異乎先言  
寄懷且以序眾君子考槃之什

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才全者必幾於道志正者必安於時初劉君以文章游翰  
林深於文者以公幹越石爲比中歲有邁世志脫畧纓弁  
任江湖閒論者又比之阮始平陶元亮未幾詔掌柱下方  
書出參蜀漢軍事俄復自適其適道岷江浮湘潭歷敷淺

原而東君子謂君涉履所至擬司馬子長遂留滯吳南以  
道自居其名益振其致愈遠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  
如是乎今軒堯在上伊傅作輔方舉賢能以熙眾職故劉  
君朝服賁然將如京師御史延陵包公祖而觴之且曰易  
傳不云立誠以居業論語不云邦有道則智吾子居可大  
之業當則智之時是往也將賀不暇豈愴別乎二三子尚  
未醉盍各賦詩以代疏麻瑤華之贈中丞旣歌首章命和  
者用古意皆以一百字成之凡七篇

送周司直赴太原序

今年春上以副丞相鮑公領太原尹假節主河東諸侯北門宴閑夷夏是賴秋七月其部從事大理司直周頌自廣陵赴焉是宜復命禮也初朝廷謂晉陽國家之豐沛天下勁兵所處故以推轂之任付鮑公公謂三軍經用仰淮湖之餽非仁智不足任也故以汎舟之役咨司直司直器畧宏遠文敏忠信夫文則經遠敏則有功忠信則厚事三務旣成單車而還議者謂司直道將光大乎不然時之與才何其參會也夫躡搏風之便者其翼必大構大厦之重者其材必廣頃鮑公由尚書郎爲韓侯之佐三四年閒董戎



於藩穆如清風文武爲憲以司直之懿文碩畫翔集翰林  
之上陵厲之勢不可度已非光大而何士有不佞嘗辱盛  
府之召之子於役我心載馳因賦思鴈門一章蓋取夫欲  
往從之路遠莫致云爾

送前長水

一作安

裴少府歸海陵序

秋風木落臨水一望遠客之思多矣而裴侯復告予將歸  
故國傷懷贈別之詩於是乎作也夫道勝則遇物而適文  
勝則緣情而美裴侯溫粹在中英華發外旣乘興而至亦  
虛舟而還與夫泣窮途詠式微者不同日矣若悲秋送遠

之際宋玉之所以流歎也况吾儕乎

送皇甫七赴廣州序

予同郡皇甫生膚清氣和敏學而文嘗纂家範數千言自遠祖漢太尉晉元晏先生以還門風世德煥耀篇錄生聿修之志可觀矣予聞璵璠在璞與砮砮等耳及夫琢而成器則價重當世以吾子之質且琢之不已名者公器其可避乎鎮南杜公負佐世之才有盛名於天下門閭之賓唯吾子屬斯往也亦以赴知己而沽善價吾儕贈之以詩蓋勉行而已豈以遠道爲戒乎唯酒可以破別愁眾君子不

可以不醉焉爾

送張三十昆季西上序

恒衛大陸之間土厚風淳世生偉人其大名大節之後著於天下唯張氏爲盛曩子得其叔季曰芑曰苞始冠章甫游翰林蓋相知矣而未深也間八九年又相遇於江淮間則叔也秀才登科已知名於代季也立誠居業爲後進之表加以簡直強毅恭寬信敏文史足用弛張不窮向吾所稱土風偉人蓋此也今年上求士於四方揚州牧扶風公嘗得叔爲門閭之賓因以充選議者謂扶風舉賢不避親

叔得舉不以私則其才可知也季屬文以氣為主以經為師慕宗伯之賢從州黨之賦則其志可知也始大厯末子應詔至京師時子伯氏以文德都絲綸之任博約之道於子最深絕絃之悲仰前修而未遠斷金之契於吾子而益厚別者人所不免况子情乎凡道不合則信不深言不盡則意不見序所以盡言而信道焉爾無金玉爾音焉

送鄭子華之東陽序

鄭侯身甚否而意甚泰家愈貧而學愈富言政必及王言性必及道言文必及經而動不踰閑貞不絕俗年出三十

其志未光抑有由哉夫風之行也則萬竅怒號時之止也  
不能動纖毳士不用則塊爾而已遇則雲蒸雨隨是牽於  
時而不由於己鄭侯雖有洛下之才淹中之學其如時止  
何傳曰美惡周必復吾子困於艱阨星幾周矣或者其將  
復乎子材薄體弱曩遇晉陵守獨孤公方執文柄爲當時  
律度見視有終日不違之歎公旣問服子將絕絃寢門銜  
悲適覲吾子子卽晉陵之出也一見而觀其禮再見而同  
其志志同而忘其言悲歎兩集而不知其止邇來蓋一紀  
矣詩人賦繁霜之月子滯於吳子遊東陽當逆旅之次送

乘桴之士命旨酒登高樓酣歌氣振人莫知者夫物不可  
以終聚必受之以散離會不紀何用文爲旣而敘行且以  
見志

送靈沼上人遊壽陽序

上人形就而心和行獨而志潔辱與僕游殆三十年矣初  
用文合晚以道交淡而文文而敬他人未之知也今年春  
予有幽憂之疾謁長桑氏於東南上人以無住爲樂將邁  
乎壽陽相待形骸之外相忘江湖之上比夫世間重事者  
不同日矣彼都人士高陽許生孟容開封鄭侯通誠皆於

上人有忘言之契想與夫二君道舊之暇必荷錫而遊問  
小山叢桂何在濠上鯨魚樂否予至東越亦訪支許故事  
歸而於虎邱之精廬先出後期以志少別云爾

送沙門鑒虛上人歸越序

至人不在方實相無所住此沙門鑒虛所以順理而隨世  
也適遊皇都談天於重雲之殿今也于歸將休於沃洲之  
山泛然無事獨與道俱遇物成不遷之論閒吟有定後之  
作可謂遠也矣曩子師來越業天台之道追石門之遊爾  
來已十數年長松飛泉寢寐吟想送子於往情如之何東

南高僧有普門元浩予甚深之友也相遇之際幸說鄙夫  
擾擾俗狀且當澡灌心垢再期於無何之鄉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尊師以齊物為師抱神為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遺  
是非於耳目內則沖氣浩然卷虛無於橐籥常誦道德上  
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且遁跡  
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覲於山陰精舍於時方牧  
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作壺邱禦寇之遇亦既合契於焉  
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於卞山之下留



止未幾忽乎將行不受一毫之施且輕千里之別有以見  
無待之情矣予欲脫形神於鞅絆蹈方外之逸軌有志未  
就心馬火馳命養空而游相從於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  
言不苟也夫

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益都有司馬揚王遺風生嘗薄游西南覽其江山頗奮文  
辭歎蜀解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司處之以  
上第時輩歸之以高名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  
歲後四月謝諸朋游輕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拜慶於庭

闡榮哉孝乎是往也子嘗與生爲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  
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爲媿爲羨大雅云敬慎威儀以  
近有德蓋雖有雜珮不如此詩輟而爲好以志少別

送元錫赴舉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  
越其氣淒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  
楚風在焉初元之明年子與君貺兄洪俱參淮南軍事屬  
河外塵起羽書狎至每沈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揚則  
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

然其無不與也且從賓薦之禮以赴揚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臯一望烽戍滿目邊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於茲辰限鄉關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歎息傷時臨歧者得無詩乎

維摩經畧疏序

聖非道不生道非教不明教非人不行是三者相依而住道有大小權實故淨名以在家成化人有聖賢淺深故智者以初依啟法然後因言遣言卽象忘象俾後學有以得正真之終始遊道義之門戶祖而述之存乎其人天台上

人比邱然公纂智者之法裔探毗耶之妙蹟一貫文字之  
學會歸解脫之淵以爲昔智者大師之演是經也備偏圓  
頓漸之義盡方等生蘇之體其旨遠其道微微言在茲茲  
用不惑故常外闡其訓內澄其照凡百學者望崖而歸嘗  
謂門弟子曰衽師所述其道甚著而嗜簡者或病其繁習  
精者則遺其麤吾欲因而就之以伸其教刪而裁之以存  
其要何如弟子比邱眾作禮以請公於是削其浮辭合爲  
十軸不失舊則其義惟明與前部偕行號爲淨名畧疏原  
夫聖人有以見生生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

緯之有以見萬法弛張之不殊也故用一道一乘會而成  
之然則聖人隨感以利物故其數不得不差賢哲因感以  
立誠故其業不得不傳觀其所感則毗耶之與天台杜口  
之與立言雖階位不同廣畧異宜至於赴機施化其揆一  
也肅嘗受經於公門遊道於義學雖鑽仰莫能而嗟歎不  
足故序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乎辭疏成之歲歲在甲辰吾  
師自晉陵歸於佛龕之夏也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爲政一年儒術大行與

洙泗同風公以爲使民悅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  
華使夫子微言不絕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  
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旣視政  
與二三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翁用儒變蜀  
蜀至於魯當大厯初元新被兵饑之苦今御史大夫贊皇  
李公爲是邦愍學道圯闕開此庠序自後孝秀並興與計  
偕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  
興至於今風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摳衣之徒承其  
波流得不勉歟旣誨而厲之又悅以動之朱輪遲遲逮暮

而歸士有獲在左右覩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四時繼氣  
而成物仁賢繼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啟非我公  
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修詞立誠小  
人仰之以遷善遠罪泱泱乎不知所以然以致夫政和而  
人泰舊史記前召後杜而南陽移風民到於今稱之矧贊  
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則有成而未播於敘述  
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  
爾

導引圖序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和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久之至也故歧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紀矣原其所出皆以歧伯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



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祭之際必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儻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

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  
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  
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  
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  
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  
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  
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  
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  
究夫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旣

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極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

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  
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  
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  
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如  
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  
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  
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  
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  
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

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欽定全唐文

卷五百十八

五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九目錄

梁肅三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吳縣令廳壁記

鄭縣尉廳壁記

通愛敬陂水明記

崑山縣學記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

李晉陵茅亭記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鹽池記

神仙傳論

涅槃經疏釋文

三如來畫像讚 并序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石幢讚 并序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

地藏菩薩讚 并序



藥師琉璃光如來繡像讚 并序

壁畫三像讚 并序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

大羅天尊畫像讚 并序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繡西方像讚 并序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

四皓贊

四胡贊

舞四半只吹來新贊

離西古新贊

藥明飛海吹來畫新贊

扶乳

大羅天真畫新贊

扶乳

贊

并序

千子千眼隨世音普觀新贊

聖畫三新贊

扶乳

舞四半只吹來新贊

扶乳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九

梁肅

三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倉曹掾祿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閒與參軍事其職各異五府州及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參軍以繫官曹之號蓋取夫以文吏而參武事隋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二十六縣為主東郡環地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之物皆於其司一郡之移用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常爲他曹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

則敗不明則耗斁干沒之患生其職或擢登南宮及御史  
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考其功績然後授之伊陽張君闕  
鄉李君今並為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予謂命官  
之職事與二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兩曹  
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貫珠列於記之左右

吳縣令廳壁記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  
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乎政

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於淞河望縣十數而吳爲大國家  
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參編戶之一  
由是人俗舛雜號爲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  
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  
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厯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  
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爲之公外寬內明  
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土  
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之以和也士君子立身  
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爲

之抑選部爲官擇人而公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  
敢錄其實書於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  
林學士梁肅記

鄭縣尉廳壁記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抗雄都臨大道其縣有七若壤接天  
府號因舊國鄭爲之首又斜隣其六焉天官每銓士補吏  
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  
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光正之後賢侯才子  
曰蘭陵蕭倕以貞敏恪慎再命爲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

修飾之。事事舉職。修而令名隨之。暇日謂子曰。是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光以河潼叛。放暴兵。爇官寺。且脇誘將吏。生立已祠。而棟宇斯崇。及王師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改作。乃刷滅凶慝之遺塵。徙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嘻。曩者憑而爲妖。今乃卽而爲政。合於大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告昧者。予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邑之年代。分於尉。今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爲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覩也。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爲邦之。三載秋九月。安定梁

肅記

通愛敬陂水門記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爲記云書載濬畎澮距川傳稱爲川者決之使導然道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久賢哲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江岸於揚子海潮內於邗溝過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派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爲泥塗舟楫陸



沈困於牛車積臭含敗人中其氣爲疾爲瘵長民者時興  
人徒以事開鑿旣費累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竭力隨導  
隨塞人不寬息物不滋殖百有餘年矣貞元初公由秋官  
之貳出鎮茲土旣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革故相川原度  
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  
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  
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徒修利舊防節以斗門醜爲長  
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道不迴遠於是變濁爲  
清激淺爲深潔清澹澄可灌可鑿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

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其夾隄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爲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廡廡原田自今以始歲其豐年都人誦曰沔被流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嚮非我公有先物之知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蠲累世之弊繇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永歎也如此按陂塘本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以名之謝文靜成堰又以召公之德爲稱有魏以還五百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爲嘻後之

人抑可以知

崑山縣學記

學之制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道汙則政汙崑山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薦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厯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旣而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宇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閒以邑人

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  
 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  
 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  
 民見德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  
 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之設教矯其末不墮  
 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  
 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  
 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  
 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

沙門釋法禺啟精舍於建安寺西北隅與比丘眾勸請天台湛然大師轉法輪於其間尊天台之道以導後學故署其堂曰止觀初南嶽祖師受於惠文禪師以授智者大師於是乎有止觀法門大旨止謂之定觀謂之慧演是二德攝持萬行自凡夫妄想訖諸佛智地以契經微言括其源流正其所歸圓解然後能圓修圓修然後能圓證此其畧也自智者五葉傳至今大師當像法之中誕敷其教使在家之徒撥邪反正如大雲降雨無草木不潤升其堂者甚

眾其後進入室不十數人法禹與居一焉子以為法門有三觀遂徵之此堂蓋非緣不成空也有之以為利假也不廣不狹不奢不陋中也又以淨名之喻宮室謂於虛空然後不能成隨其心淨則一切境淨作一物而觀者獲數善焉又况我大師居之為斯人之庇乎小子忝游師門故不敢不志時大歷九年冬十一月日記

李晉陵茅亭記

趙郡李充一作政仲山大歷中由祕書郎為晉陵令思所以

退食修政思所以端已崇儉乃作茅亭於正寢之北偏功

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函丈之席稅履而躋賓位者適容  
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顓固簡一之道可知矣解龜後繼  
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斯必稱作者之美而仲山安貧養  
性寓於舊邑者十有二年方牧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  
德之嗣孝於家勤於官其攝也念前之非久政之未成也  
乃必躬必親必誠必信慎思不懈而眾務咸敘未有及者  
必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則其治足徵也君子謂仲山居  
處恭執事敬出入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苟進仕不  
苟行大來必俟時於是乎始矣予曩睹亭之起今又觀進

德之美輒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時貞元元年夏五月記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御史中執法范陽盧公用直清之德掌中邦憲恭睦之道用宏家法嘗謂其屬監察御史梁肅曰我王父廣陽公以明德懿識嚮用休福羽儀於中朝我伯父嗣公以文學政事載揚茂烈光績於前人皆肇久史職發於京兆紀綱之任洎予之季曰侃亦能恪慎不懈踐修其官繼處於廡之右堂惟二代徽在茲侃也允迪在茲吾子嘗號史臣宜存



於篇以示後裔肅辭不得命以爲在昔司馬氏世序天地  
鄭武莊世爲卿士宋魚氏之左師晉籍父之司典下洎乎  
樂之制氏歷之疇人俱以傳業彰乎舊史故傳稱善守先  
代雅詠維其有之雖大細不倫職事或異其纂修一也惟  
京之大惟兆之眾天子之都四方之極糾而轄之是稱司  
錄其地劇其選精常與殿中蘭臺南宮郎位旋相出入初  
廣陽公諱齊卿由司倉掾爲之驟登郎官更貳本府布澤  
於彭滑幽徐之人端護春宮崇贈少保開元初嗣公諱成  
務罷錄岐下軍事實居其任其後作牧於壽於杭於濮於

洎於魏繼受元社以處太原咸有嘉績藏在冊府今戶部  
郎俛始遠哲昆聯事之嫌詔解柱後惠文以就斯職中丞  
之拜也又有臺府臨察之避在官之屬其爲人簡而廉文  
而不害在選部辨論三登試言第考茲任也詳敏稱一時  
之最薦紳先生評天下之事謂如廣陽之家風施於子孫  
中丞之仁德至於兄弟斯盡美矣若三世居一官同一署  
遞以全德揚於當時又難能也噫古人所稱方斯其類乎  
爾小子拜命著紀書於本廳之東序用闡夫廣陽之宗且  
爲名臣世官之表時貞元庚午閏四月梁肅記

鹽池記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  
爲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  
麓湛湛烟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  
吞踰垆隧代增淳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  
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  
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泊皇明道發澤漸  
殊垠天之旣啟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文靈孕亦曷  
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賁然來思分天牧以莅擇

藩佐而貳賢能鮮墜於事則其允字通開閔扼拓磯之左  
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  
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  
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廣岸砥平而可礪修畦綺分以  
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瀉或汨以  
汗以瀟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凝京坻蘊崇豆區嘉  
量隸戶徵算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  
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駟流  
日驟水而雲艦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

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  
之元德也明則啟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明君之藏  
垢也羹餼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  
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  
則我晉寶達於萬方也

神仙傳論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爲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徵已試論之  
曰夫人之生與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生死相沿  
未始有極聖人知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道俾性其

情無妄而反諸本焉反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游太虛出入萬變朝爲羲農暮爲堯舜或存而亡或亡而存天地莫能覆而載也陰陽莫能陶而蒸也寂然不見其朕矐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視天地四海若毫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者則不然其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伏相繫其道有數數窮則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死者不能不化蓋謂此也彼仙人之徒方竊竊然化金以爲丹鍊氣以存身覬千百

年居於六合之內是類龜鶴大椿愈長且久不足尚也噫  
後之人迭爲所惑不思老氏損之之義顏子不遠之復乃  
馳其智用以符籙藥術爲務而妄於靈臺之中有所念慮  
其末也謂齒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爲功而交戰於天壽  
之域號爲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  
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  
之以自警云

涅槃經疏釋文

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

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  
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  
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  
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  
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旨厥幾  
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羣元以立成訓風行十  
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

三如來畫像讚

并序

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



從無邊眾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  
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慧合大  
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像是  
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療一切病故不得不  
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之實乎經云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眾生蓋反佛者也是  
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生即空寂空  
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  
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

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  
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  
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為之讚庶觀者有以知

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讚曰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

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真 右讚毘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得色無礙得色無礙成實

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讚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其化無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

啟權顯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讚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無有異恒沙諸佛其道一致眾生唯妄覺妄

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總讚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石幢讚

并序

二十五有之內根塵相磨生滅相蕩幹流旋轉往復無際

如來憫之於是開智慧門示諸法如義俾夫即動而寂即

寂而照假文字以筌意一色空而觀妙然離一切相得無

住心二乘遠而不見十住見而不辨如是信解乎難哉隴

西李氏先夫人常州刺史獨孤公之伯姊也聖善之德自

天而植不捨母訓受持是經內涵道機外順化物十一年  
 八月即世於晉陵郡舍公茹尚右之痛追無作之福纘微  
 言於金石庶幽贊乎妙報嘻傾沙界以施而施有窮等山  
 王之大而大有終唯金剛空印永不壞滅蓋夫人福慧之  
 所以臻也於是乎讚  
 脫三解輒入一相地資惠力兮追琢道妙為佑與道實懿  
 德兮石可轉而字有磷福不極兮

藥本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聖之道無名形以感著名以功立蓋物有病於妄我

則喻其醫物有滯於闇我則照其光其形無方有感必應  
神哉仁哉惟唐代宗孝武皇帝之甥某邑長公主之子曰  
蘭陵蕭位稟靈天潢承訓家範其性孝其氣醇大厯中丁  
先人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贈汝州刺史府君之憂自反  
哭至於大祥哀敬之禮動無違者長公主戒之曰欲報之  
德豈止於斯乎歸誠上仁可以徼福爾其志之位於是泣  
遵德命爰用作繪八十之物十二之願赫然如見其全身  
肅然如聞其音聲自外入者或疑亂怖投體膜拜而不知  
其粉繪也嘻昔人有一至之性或通於神祇以致福慶矧

夫孝子之哀思大聖之元運幽讚之力可思量哉安定梁  
肅悅聞其風乃為讚曰

披聖籍兮覽元功赫神光兮被無窮勿用藥兮醫之王感  
斯應兮萬福彰系於梁兮出於唐蓄純孝兮思不忘綽大  
象兮景焜煌洞冥冥兮福穰穰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

并序

蓮華經普門品載菩薩盛德大業詳矣蓋變動不測之謂  
神窮理盡性之謂聖慈悲廣運之謂力三者一貫是為妙  
覺功不並化尊無二上故佛為法王我為素臣或擬諸形

容稱其名號資不匱之力報罔極之恩誰其爲之有齊孝  
女初尚書吏部郎趙郡李公第六女歸於博陵崔綽大厯  
初居公憂泣血無聲至於大祥旣而思求冥祐徼福上聖  
鍼縷之間成就莊嚴其用心也至矣乎公之立行立言天  
下所推焉存爲人範沒無鬼責前際之勝因不可度已此  
功也蓋以展蓼莪者蒸蒸之心崔氏之子以肅嘗獲升  
公堂以讚述見託痛梁木之壞慟懷恩之烈故像設之所  
敢著乎辭讚曰

菩薩之德相炳而慈憑身以儀之女也孝思不可方思冀

冥福於斯欲報之德斯焉取斯

地藏菩薩讚

并序

菩薩以大慈運大願宏大道濟大苦俾三界之間利見大  
人如大地之無不持載故號曰地藏有祕書少監兼侍御  
史李公之甥太原王氏之第某女頃遭先夫人棄歆養拊  
擗以暨於小祥或曰此孝也匪報也以報爲功則惟地藏  
乎乃手鍼縷之事黼而黻之則而像之煥乎有成毫相畢  
觀者然後知聖善之內訓淑女之孝思至矣哉是呵以錫  
爾類也祕書向子道之且命讚曰



皇矣上仁乃聖乃神厥功備兮有女伊棘孝思罔極厥成  
至今聖儀彰之景福將之無有既兮

藥師琉璃光如來繡像讚

并序

得妙道者聖之大感罔極者孝之至孝有欲報之志聖有  
善應之功神其願運其力故悲智行焉發乎心彰乎事故  
像設作焉誰其為之有齊孝婦孝婦姓某氏前新城令柳  
誠之室也先是居皇姑豆盧氏夫人憂自卒哭及期呼天  
之聲不絕自期至於大祥追福之功不息乃誦金偈乃瞻  
粹容爰用五綵以成大像莊嚴相好昭焯煥爛凜乎若披

毫光而演善願啟清真而屏濁亂至矣夫乃為讚曰  
光彼千界赫琉璃兮勿藥之師號大醫兮不形之形妙相  
具兮窈冥希夷元功著兮孝婦之烈心不渝兮章施五彩  
福皇姑兮

壁畫三像讚 并序

貞元元年冬十月會稽龍興寺釋法忍與門弟子道俗衣  
冠之眾以五綵色寫釋迦如來像於所居之宇吉祥天女  
像在左多聞天王像在右德容威神煥赫熙怡為佛股肱  
作人依歸至矣哉聖人無形以萬利見為形形生功功生

名是像元德存乎前經二上人以予嘗探微言之所緣起  
資爲之讚以示昧者云

上聖有作體神立德天人遵兮我示妙法清我濁劫示存  
存兮日月歸依是威是儀破羣昏兮巍乎北王休有烈光  
護下土兮俾爾含識躋彼樂域萬物睹兮金甲雄姿示威  
宣慈我何怒兮唯聖所起吉祥止止天德至今粵惟首出  
佐佑於佛成大事兮高明婉柔願與道游滋景福兮息達  
本二沙門有則知此聖言圖此妙相示後昆兮實以善利  
與元元兮

金定全唐文 卷五百一十九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

不形之形無形神人之形也當法王御世有元聖曰觀音  
以感通之妙用運溥博之宏應協讚無上彌成元功神行  
無方形亦丕變傳此像設施於羣生此其至矣夫彼聾盲  
者方駭其手目之多以致恢詭之誚隨諸毀墮無升濟期  
可不爲大哀乎故壽王府士曹參軍韋侯修身以仁處順  
而化夫人京兆杜氏旣孀始虞哀且顧禮追惟冥祐爲素  
爲績相近而理遠誠著而感深易稱神而明之詩云聿懷  
多福盡在是矣讚曰

良人下世杳冥冥兮配德追遠心不寧兮裂素表聖為丹青兮昭赫綵繪光儀形兮祐彼君子歸福庭兮

大羅天尊畫像讚

并序

維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以大功平大難以大孝纂大業少康匡復下武繼文丕丕崇崇千古同德亦既厭代去而上僊衣冠留於喬岳曜魄歸乎太極惟夏四月十有八日實遺弓之辰皇上追聖祖之烈光申孝孫之永慕載揚至道之蹟用宏上清之福爰詔國工以是日畫大羅天尊像一軀混成真精揮倬神化包裹六極覆露九

皇魏乎道主之德相既明至哉聖人之孝思可見小臣肅  
拜手受詔爲之讚云

至陽之原無窮之門大羅之界象帝之尊文明武德有赫  
孝宣道光乾元人畏軒轅翼翼睿宗嗣武統天或圖尊容  
追孝前文肅拜稽首臣敢颺言惟此功德載煥載元既祐  
聖神介福無邊亦祐我后壽考萬年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

并序

於戲至人不可得而見之矣所可見者像設而已藥師者  
大醫之號琉璃者大明之道所以洗蕩八苦振燭六幽巍

乎其有功復歸於無物蓋其蹟也皇帝德女唐安公主委  
化歸真之辰先是命國工績佛像爰設妙色載揚耿光以  
追福祥以迪幽贊祐我貴主達於真乘至哉聖人之慈也  
小臣某拜手稽首而作偈言

藥師妙法王光被於十方惟皇大聖主文命敷下土二聖  
合元德廣運慈悲力莊嚴成儀形延福於女英女英受茲  
福亦以流萬族

繡西方像讚

并序

道無方所以法不垢不淨聖人有以見羣生大迷也乃方

以聚之淨以極之應形主之列聖輔之俾夫感而通通而應應而不窮其慈善之功乎皇朝故中書舍人贈華州刺史吳郡朱君夫人扶風馬氏以淑行爲宗姻之表明識通出世之道洎居華州之喪晝哭哀慕動爲律度旣而曰予聞妙覺之用無幽不燭宜憑上善以福吾夫迺用五采章施五色發揮德容及二聖輔煥乎有見聖人之妙相與夫人之至誠希夷之中協用休福於是乎在矣肅嘗以文墨從華州之游爰美成功或感斯慟讚曰

兌方有國兮至聖居之乃示淨妙兮振此羣疑美蓮月兮



煥金色色相永思兮不可得夫人洞此幽贊力佑我往哲  
福無極人既往道斯存掌王綸汲州尊體有美德貽後昆  
誕躋妙域參聖神誰謂至道默昏昏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

讚曰法王崩於竺乾露寢二千歲矣有像設糟粕留示後  
世上士得之超詣實際其次奉之爲祐爲道爲津爲梁應  
之遲速視感之深淺觀其所感聖人之情可見矣杜陵吏  
鮑君游信道之士也建中興元際君游丁先夫人憂孝純  
誠至哀感亦至矣謂至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聖人形容居

瞻仰之內有慈力可以追孝有宏願可以祐神我儀圖之  
或讚休福於是合用綵繡煥焉發輝天光照臨睟容肅穆  
有二元聖為翼

謂左右  
二菩薩

以夫人母德昭聞君游孝思不怠

雖欲無利功德能仁其肯捨諸噉夫孝子之志聞一毫之  
福可以及親者則竭力而奉之矧夫教行於夷夏理貫於  
幽明而無良之徒坐生異論以蕞爾愚管之所不及齷然  
世籍之所不書乃尤其先人謂作福無益抑犬豕之類爾  
何人倫足稱子既美君游之孝因而志之俾不肖者企及

云爾

四皓贊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  
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  
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  
則四公軒軒然鴻飛於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  
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  
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  
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  
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  
紫芝漢以劔起吾誰與歸棲心化元澹泊無為禮物雖至  
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  
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目錄

梁肅

四

兵箴

心印銘

礪溪銘

并序

圮橋石表銘

并序

祇園寺淨土院志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高士碣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 并序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睦王墓誌銘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誌

銘

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房正字墓誌銘

明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一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

梁肅

四

兵箴

皇道無名帝始有征故效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  
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大寶艱脆  
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  
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  
成敗存亡鮮不是則眾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  
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

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  
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  
雖平忘戰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  
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  
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同箴  
敢告執鉞

心印銘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  
因心而寓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



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爲昏秋毫至微  
或以爲繁或囊括天地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  
天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  
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棼有無  
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爲體寂兮浩  
兮不可道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  
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  
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  
而未嘗或昏豈惟我然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

得混而爲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礪溪銘

并序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

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於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宅於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

至虛而常作銘礧溪今古茫茫

圮橋石表銘

并序

臨淮之下邳有古圮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  
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  
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  
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  
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  
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  
乃元女啟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帝堯

方被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  
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紕  
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元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  
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  
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  
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  
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爲帝師如此  
其大也

子旅遊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

於邳圻庶恃力違天徼功妄作之輩於以敬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謨留侯夷項  
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氲惟帝軒后肇興兵謀元女降符  
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  
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紹漢絕風  
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圖功人神莫從動罔  
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於家邦作爲紀銘  
永鑒無窮

祇園寺淨土院志

精舍淨土院者沙門常輝觀佛三昧之所也按契經  
西方極樂界曰有佛無量壽如來誕敷本願爰宅彼土垂  
拱東向以提羣生如想念者利有攸往往而至者住不退  
地至矣哉蓋出世之康衢三乘之舟楫也原夫真俗同體  
聖凡一貫隨心升降見境差別於是深靜相形依正相成  
離爲百界合成一念如來以其然也故因其所習視其所  
安隨所感化示所依處無量壽國蓋所示之一歟有若觀  
心佛不二者不來不往誰縛誰解如是觀者生之上也如  
是信解觀念漸純生之次也繫緣從事厭染懷淨又其次

也或近或遠或真或假值佛聞法同歸一地此西方教所以爲至也或者以爲法有相空不可得生彼界者與斯土何以異是不知佛意遠矣輝旣修此道場懼昧者不知所以然因命我紀之

漢高士嚴君鈞臺碑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旣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旣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閒不



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子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烏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  
爲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  
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  
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  
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梁高士碣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  
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闕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  
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却以作歌

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  
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  
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斯可謂高世之遺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  
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  
歌鑿坯以逃荷蓑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  
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厯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  
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  
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

烈銘曰 本派舍爾采則必賤矣靈靈乎以五其以難貴

山隱器車河祕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  
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而諫  
餓於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臯橋萬古是望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 并序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得道之所  
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  
廢修禪之號號為道場自大師沒一百九十餘載長老大  
比丘然公光照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

埽大師之

字闕一

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

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應緣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畧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

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  
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畧卽身心而  
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演善權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  
法花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  
於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渙  
然冰釋心路不惑窺其教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  
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  
內爲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  
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

化滅涅槃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實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元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必引而

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於茲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示奧祕載宏要道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



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冥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  
之後閒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  
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允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  
歷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於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於秦  
望山之陽制縑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  
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  
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

荆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矣  
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毘尼之學  
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惟識從印度沙門善無畏  
受菩薩戒探道覩奧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  
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  
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元儒旁總歷緯長老聞風而悅  
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  
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濟  
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宏之以

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  
鑒不知其所  
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  
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  
疏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  
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  
之赴淵澤適來之時化行也如彼不爲而生乘化而息草  
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  
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

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碑垂後  
千萬億劫

睦王墓誌銘

王諱述有唐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之第幾子今皇帝之愛  
弟也某年封睦王春秋若干以貞元七年某月日薨於京  
師皇上震悼命有司筮宅兆選吉日以明年二月某辰葬  
王某縣某鄉之原禮也惟天祐序於皇家惟王承慶於祖  
宗方之有周康叔實文王之子擬諸炎漢河閒稱武帝之  
弟天鍾秀氣幼挺全德清明在中淳耀發外稟先聖之嚴

訓則樂善不倦奉吾王之深愛則敬順日躋至乃因心之  
孝率性之道溫良惠和敏肅端懿學無不探藝無不至固  
以邈焉殊倫焯於生知者已洎夫備物典策啟土建封桓  
珪之重盤石之宗守有淨行以謙冲不然者何名之茂  
何寵之豐方將朋三壽以用五福胡乃天不憖而命不融  
此聖人所以深津門之慟凡伯所以惜東平之終臣肅奉  
詔銘石寘元壤之中所以紀茲墳之永固以表王德於無  
窮者也銘曰

聖帝介弟於維睦王令聞令望於邦有光惟王之賢懿德

日宣受福於天胡不永年東門之路西靡之樹萬有千古  
賢王之墓曰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誌

銘

公諱史魚字某趙郡平棘人也隋下邑令大經元孫皇朝  
襄州錄事參軍元暉曾孫漣水丞藻之孫青州司法參軍  
贈和州刺史萬總之子其先干木藩魏武安霸趙司隸盛  
於東京持書別爲西祖載在紀牒於家有光自下邑至於  
和州四世無違克生俊德公天姿俊邁少負英氣清明博

厚虛受特達行本於孝友業成於文章開元中以多才應  
詔解褐授祕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  
談者所恥公以盛名冠甲科羣輩仰之如鴻鵠軒在霄際  
矣秩滿調補河南參軍長安尉監察御史時宰相李林甫  
當國怙權稍鋤去異己者公外不附離內不懼憚竟爲所  
陰中貶萊陽丞累移至朝邑令下車周月而頌聲作上方  
銳意武功寵厚邊將拜公殿中侍御史參安祿山范陽軍  
事河北首亂公脇在圍中危冠正詞誚讓元惡勢迫難奪  
望重見容朝廷雅知公忠遷侍御史充封常清幽州行軍

司馬隔於凶盜詔不下達公與張休獨孤問俗密結壯俠  
志圖博浪之舉閒遣表章請固河潼之守帝用深歎吾謀  
未行會虜將能人性元浩擁師河上公詭請勞撫因以大  
義諭之能亦知復翻然向順裂賊左臂繫公之力是歲至  
德一年也相國張平原鎬以狀聞復授侍御史攝御史中  
丞充河南節度參謀河北招諭使中朝方倚公以重任戎  
鎮又咨公以成務公謂委身蹈難非節違亂歸政非公叨  
恩受祿非義僂俛從政吾何以安假公事東至江淮以上  
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遇疾終於揚州官舍春秋五十六



藁葬於禪智佛寺之側貞元元年嗣子竦以谷口扈從之  
勲朝廷推恩追贈公尚書戶部侍郎五年歲次丁巳某月  
日始歸窆於某鄉某原上距捐館凡二十有九年不得吉  
卜且難是以緩夫人河東郡君裴氏河州刺史某之女吏  
部尚書寬之姪以禮佐君子降年不永春秋若干天寶二  
載終於洛陽至是祔焉傳稱有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惟公含章挺生好是正直蹈難全德終焉允臧蓋道  
與其仁神輔其志宜乎其有後也竦以文藝吏事歷中書  
舍人戶部侍郎天子以爲才任方鎮加左散騎常侍知鄂

州軍州事領都團練觀察使長才厚位而壽不至士友痛  
之竦弟竚長安尉亦早卒最少曰竢純懿而文克奉家業  
咨於從祖父殿中侍御史臯魚爰卜兆域以寧神宅臯魚  
於天倫之間有知己之道泣敘美行俾予誌之其文曰  
時之晏卿雲爛鸞鳳於飛上清漢吾道行年路方半時之  
昏沴氣繁鯨鯢蕩海橫中原側身西望不敢言忠莫渝兮  
計獨存奮辭感激牧東藩雷雨作解草木蕃一隨逝水空  
遊魂播清徽與茂烈永延輝兮垂後昆

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迴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當漢興諸侯王子孫唯楚爲盛世爲儒宗光耀史牒以至公大父皇朝尚書比部郎中贈徐州刺史府君諱藏器徐州生烈考右散騎常侍贈工部尚書居巢文公諱子元初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貺曰餽繼文公典司國史時議比子長孟堅曰秩曰迅以述作之盛德行之美追蹤孔門曰彙與公用剛直明毅焯於當時故言卿族者舉盛業以名其家公好學善屬文天寶中進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轉左金吾兵曹介江南西道採訪使歷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入爲

殿中侍御史出爲永州刺史未行改戶部員外郎尋佐江  
淮轉運使授著作郎加檢校戶部郎中國子司業三領侍  
御史當是時中夏初定而兵未戢故公所受任以餽運財  
賦爲先而公亦飭躬蒞職所到無不均不安之患大厯初  
詔擇二千石遂授公吉州刺史三載績成徵拜諫議大夫  
遷給事中移疾請告就醫於洛陽享年若干以建中元年  
七月某日終於某里私第嗣子某泣血孺慕以某月日奉  
公之喪權窆於某原惟公貞方端肅居敬行簡和而不同  
直而不倨博聞強識樂善下人在諫司陳古今以通諷諭

言發而王度潛潤事行而天下莫聞及夫給事黃門釐舉

典要壺遂之才未展士安之病已深吾道豈窮大運斯止

嗚呼始公兄祭酒秩功曹迅並與故相國房公瑄厚善其

終也趙郡李公華志焉洎公在廬陵治行尤異則故相國

崔公祐甫頌焉蓋伯仲德美煥乎金石試爲斯文銘曰

惟堯之緒在漢開楚導長源兮比部蘊仁文公允文關儒

門兮重世掌史遷固慙美立斯言兮惟公才明剛中志行

直道發兮累佐使臣一麾牧人遺愛結兮給事於中遭命

不融神理忽兮邱有夷淵有實舟斯失劒斯沒石不滅兮

房正字墓誌銘

河南房君諱凜字敬叔者唐長安令思晦之孫殷城令齊  
金之子相國贈太尉清河公瑄之族子也興元元年十月  
終於鹽官縣之旅次旋窆於楚州寶應之某原孟子云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揚雄亦稱李仲元不詘其志不累其身  
時無仲尼惡乎聞若敬叔以五常爲師六學爲友行年五  
十八而動不一合艱屯艱脆沒於道路噫孟軻揚雄其知  
言者歟始敬叔十歲好學十五能屬文二十餘值陸渾爲  
戎遜於東南劉僕射以賢良薦授祕書省正字常黃門崔

中書繼持國柄方待以儒者之職屬二相薨免其他當路  
君又不能附離乃卷道退歸每言五經之旨其道大備而  
去聖寔遠義類繁滋博而寡要學者罕究乃撮其異同各  
以彙聚凡三百餘篇草藁未就遘疾而歿再耕廢疾申公  
胥靡世道下衰仁人隨之然歟通人趙郡李遐叔常云我  
思古之人房行古之道房哉房哉哀哉哀哉嗣子某泣序  
遺烈請予爲誌文曰

儒爲德本德實教源不有達學孰纂羣言恂恂房君行直  
而溫一匡六藝獨立顯門宜登師席啟迪蒙昏今也則亡

來者何云荆棘滋茂芝蘭燒焚命不可問吁嗟房君

明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大歷七年冬十月甲子前明州刺史李公寢疾終於晉陵  
之無錫私館嗚呼公諱長字某隴西狄道人其先自涼武  
昭王元盛七葉至皇朝工部侍郎岐州刺史義琛生吏部  
郎中綰綰生蔡州長史贈宋州刺史某某生公公生而聰  
明治左氏春秋舉孝廉初任貝州參軍三遷至國子主簿  
御史中丞盧弈司察甸服辟爲從事天寶十五載大盜覆  
東周弈死節公遁脫而南會永王璘都督江左諸軍雅知



公才將署於幕以畫公告不能無何璘果敗君子以公爲  
知幾時肅宗在岐朝廷擢良吏以慰郡縣不限官次多卽  
授印綬丞相韋見素表公可用牧民詔攝安州刺史考績  
旣成真拜均州治中遷鄧州康允之叛南土大擾公會諸  
將以王命討不臣尺兵不喪凶黨大壞宛鄧之閒民到於  
今受其賜上方勤恤下民重二千石之任不暇登公於朝  
由是厯隨曹婺三州三州輯寧徵傅韓王王德旣宣出爲  
梓州又換明州時越初靜瘡瘻未復公務稽勸分人安懷  
之及其去也如奪乳育嗚呼公凡厯官一十有四其剖符

分憂者八享年七十其爲人也剛毅寬明惠和而清所至之邦先以禮後以刑使人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止君子曰古之良吏也初公無允子命兄子某爲後八年冬十月某奉公之喪反葬於河南萬安山之陽夫人博陵崔氏秦州掾孝之女旣笄而歸於我以宣慈恭順聞享年五十先公而歿公爲明州之二年以夫人之喪反葬萬安至是祔焉禮也夫惟天地之道可久若陵谷則無不遷也遂銘曰於惟公先實曰庭堅作舜五臣爲唐八元周道不行伯陽西遷晉失其政涼興勃焉武昭之孫宋州之子如珪如璧

如松如梓爰在下位令聞亶亶帝曰休哉命牧南鄙在鄧  
有亂惟我行師寇戎旣夷剖符於隨曹無罷人嫠有去思  
或傳或藩受命咸宜爰自東南薄言旋歸謂天聰明胡不  
憇遺節彼萬安松柏九丸猗歟齊姜同穴其閒橫峙惟松  
旁流洛川銘勒金石永昭億年